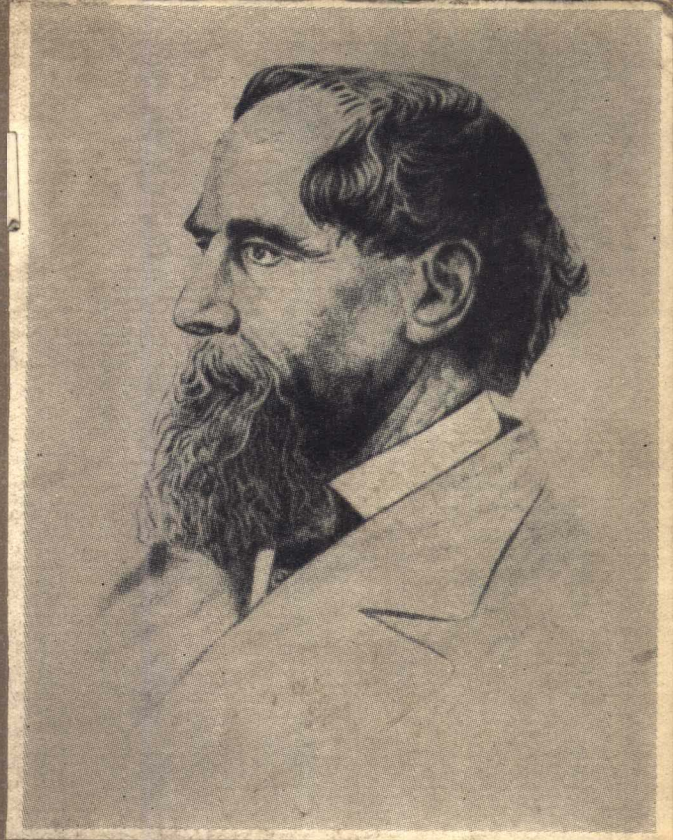




马丁·瞿述伟

〔英〕狄更斯 著

[英]狄更斯著

马丁·瞿述伟

下

叶维之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Charles Dickens
LIFE AND ADVENTURES OF
MARTIN CHUZZLEWIT

本书主要根据 The New Oxford Illustrated
Dickens,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48 年版本译出
插图采自 The Educational Book Co., London, 多卷本狄更斯文集

马 丁 · 瞿 述 伟

下

[英] 狄 更 斯 著

叶 维 之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9.5 插页 2 字数 410,000

1983 年 8 月第 1 版 198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—36,300 册(内精装本 1,000 册)

平装定价: (六)2.00 元 精装定价: (六)2.60 元

书号: 10188·407

目 次

第二十六章	故友萍逢，前程似锦。· · · · ·	1
第二十七章	老朋友非但可现新面目，尤恐爱挂假招牌。世上人易起咬人心，咬人者须防有时被人咬。· · · · ·	15
第二十八章	蒙太古先生在家会客，约那斯·瞿述伟宴罢归家。· · · · ·	46
第二十九章	某些人或智慧早开，或专精一艺，或神出鬼没；各行其道，不相为谋。· · · · ·	62
第三十章	最雍雍肃肃的家庭中，亦可鸣钟作种种变调，三叠八钟变调，裴夫子更独擅胜场。· · · · ·	77
第三十一章	贫招先生卸除责任，无须再越俎代庖；裴斯匿夫先生忠于社会，竟能尽应尽之责。· · · · ·	101
第三十二章	再谈托节斯公寓，屋顶花草枝叶凋零，有人与之同病相怜。· · · · ·	127
第三十三章	再谈有何事在伊甸继续进行；是何人从伊甸一旦退出。马丁发现了意义相当重大之事。· · · · ·	137
第三十四章	旅行者动身还乡，在途中与一些高贵人	

	物相遇。	163
第三十五章	马丁抵达英国,目睹某一典礼,从此获得了可喜消息,出国之后竟未被人忘怀。	188
第三十六章	汤姆动身去寻出路。最初有何发现。 . .	198
第三十七章	汤姆贫招迷踪失路,忽逢同难之人,报复冤仇,如打落水之狗。	227
第三十八章	便衣密探	242
第三十九章	再谈贫招兄妹家政方面的其它详情;并有意外消息来自伦敦旧城,与汤姆有切身关系。	256
第四十章	贫招兄妹又有一新相识,吃惊纳闷更添了新原因。	282
第四十一章	约那斯先生与友人成立可喜的协议,着手进行一伟大事业。	304
第四十二章	继续谈约那斯先生与其友人的伟大事业	318
第四十三章	对数人的命运皆不无影响。裴夫子权高势大,如日中天;大权在手,而又忍辱负重,无所不容。	333
第四十四章	再继续谈约那斯先生与其友人的伟大事业	364
第四十五章	贫招兄妹追求生活乐趣;却完全不出家庭范围,更不搞铺张仪式。	377
第四十六章	裴斯匿夫小姐大谈恋爱,约那斯大发雷霆,甘泼太太大沏其茶,褚飞先生大捣	

	其乱。	391
第四十七章	约那斯先生与其友人的事业宣告结束	423
第四十八章	带来马丁、马以及对读者并不陌生的另一人的消息。使孝敬二字现出丑恶面目；并将朦胧的光线投射于一极黑暗之处。	437
第四十九章	茶壶一把推波助澜，好友二人因而反目。	459
第五十章	汤姆·贫掐吃惊非小，兄妹二人共话衷肠。	479
第五十一章	将较强烈的新光线投射于极黑暗之处；并详述约那斯先生与其友人的伟大事业的余波。	494
第五十二章	井落在吊桶里；反败为胜。	526
第五十三章	约翰·西锁对贫掐小姐讲些什么；贫掐小姐对约翰·西锁讲些什么；汤姆·贫掐对二人讲些什么；那一日其余的时间如何度过。	554
第五十四章	作者倍加关切，全书已到末章。	568
后记		585

第二十六章

故友萍逢，前程似锦。

须发与翎毛之间是否找得出惺惺相惜的定律？给人剃胡须的人往往要去贩卖鸟雀，如同磁石引针一般，谁又能探颐索隐，发现其根源所在？这些问题是最好交给那科学团体，靠它们的析理入微来解决的；即便看来恰好等于钻牛角尖，结果只怕是枉抛心力，也不能因此就认为我这话尚欠斟酌。读者只要知道一桩事也就行了。那位三生有幸，能请甘泼太太来当二楼上的房客的艺术师，正是双管齐下，又以理发为业，又当养鸟专家的。而且这也并不是独辟蹊径，在伦敦郊区与偏僻的街道上，还有许多同行星罗棋布，一个个都跟他旗鼓相当，大唱其对台戏呢。

这位户主的姓名是保罗·徐度派。一般人却都管他叫波莉^①·徐度派；在他的朋友与街坊之中，相信他受洗礼时就取的是这个名字的，也绝不在少数。

除了楼梯，还有那位房客的私室以外，波莉·徐度派的住宅就等于一个大鸟窝。斗鸡用的公鸡居住在厨房里，山鸡在楼顶阁上葬送了它们那金翠辉煌的羽毛；矮脚鸡栖止在地窖子里，猫头鹰占领着那间卧房；各种燕雀之类的小鸟儿，形形色色，无所不有，也都在那间铺面房里吱吱喳喳地叫着。楼梯成了专供兔儿爷的地方。上面搁着各种各类、各式各样的兔箱，都是用旧货箱、匣

子、抽屉和茶叶箱做的，兔子就在那里繁殖得甬提多快，而且还共襄盛举，徐度派刀快水热的剃头店，不管是谁进来，都会有那么一股子复杂气味向他的鼻子致敬，不管谁厚谁薄，也不分贵贱高低。

话虽如此，许多人的鼻子也还是要跑到那儿来，尤其是礼拜天早晨，上教堂做礼拜以前。就连大主教，礼拜天也都刮脸，或者说非刮脸不可，一到礼拜六夜里十二点后，哪怕是在那低三下四的工匠的下巴颔儿上，胡子也是偏要往长里长的^②。这种人不能论季儿^③雇亲近长随，只好叫人来做零活儿，并且用——哎，你瞧那铜铸的钱币够多么缺德！——脏里巴唧的便士来付工钱。波莉·徐度派这个罪孽深重的人，给所有找他刮脸的人刮脸，都是一便士一位，给不拘哪位顾客理发，也都要两便士的价钱；光棍儿一个人，跟鸟行里的人又有点渊源，波莉的日月也就还算不错了。

他是个快要上年纪的人，小矮个儿，冰凉的右手老是那么粘糊糊的，带着一股子刮脸用的胰子的气味，连兔子和鸟儿也甬想能把它给去掉。波莉这人的禀赋性格，也有点象鸟儿的地方；不象鹰，也不象雕，可倒有点象那在总烟囱^④里搭窝，爱跟人亲近的麻雀。话虽如此，他却并不象麻雀那么爱吵架；他是爱好和平

① 英国人常给鹦鹉取名玛丽；波莉是玛丽的俗称。

② 英国民间有一种观念，认为人缺乏睡眠则毛发往长里长。《老古玩店》40章说，“夜间的驿车换马，乘客没情没绪，又寒冷，又难受，又心怀不满。一夜之间头发长得那么长，好象过了三个月似的。”《尼古拉·尼可毕》36章说，一位医生的胡子“自从昨天早晨就老是往长里长”，因为他“是一位红医生，那带地方的人又特别爱生儿养女”。

③ 英国人按季结账，雇人也是按季付工钱。

④ 总烟囱：几个烟囱合成的烟囱。

的，就跟小野鸽^①一样。走起道儿来总是趾高气扬；在这方面，倒稍微有点类似那一般的家鸽，说出话来还颇有些缺乏诗意，那么千调一腔，倒好象是那种鸟儿在那儿咕咕叫唤呢。他这人非常爱管闲事；到了晚半晌儿，在店门口儿那么一站街，仔细瞧着他的左邻右舍，脑袋歪到一边儿，眼犄角往上挑着，好象什么也瞒不过他似的，就可以说是还有点象大乌鸦的地方。可是波莉这人倒丝毫没有坏心眼儿，连知更鸟都不比他更善良。还有一桩顶巧的事是，他的不拘哪种“鸟性”，只要有点走极端的危险，理发师的身分就又起了生克制化的作用，把它给抵销了；就跟他那秃脑瓜儿戴上了髻曲的黑色假发，三七分开，还剪得几乎只留一个马子盖儿，好显出他的智量渊弘，本来象个毛剃光了的喜鹊的，如今倒成了明珠落水、宝剑埋尘一样。

波莉有一条又窄又尖、很刺耳的嗓子，也许就是因为这个，王门街上的滑稽人才更非用女人的名字来称呼他不可。不但如此，他这人还有一副软心肠；有一回，人家要举行打鸟竞赛，派了他个好差使，托他去弄七八十头麻雀来，他倒用大慈大悲的口吻说，怪呀，上帝造麻雀怎么是专为这一类的目的呢？至于上帝造人是不是为了让他去打麻雀，那个问题可就从来没进入波莉的哲学范围之内了。

波莉拿出了游猎家的身分，就要身上穿着天鹅绒上衣，脚上穿着甬提多长的蓝袜子，和掩护脚腕的短靴，脖子上系着大红大绿的领巾，头上还戴着顶很高的帽子。要是抱朴守静，干着他那理发师的营生，就总是归绚烂于平淡，只是系着一条并不十二分

① 英文的“dove”一字，往往只用以称鸽子中的几种小野鸽，在诗歌中是温柔、和平、天真之象征。

干净的围裙，穿着一件法兰绒短上衣和一条灯心绒短裤。前一章书所交代的事情发生的几个礼拜以后，有一天晚上，他就是穿着这么一套服装，可又把围裙掖在腰间，表示铺子已经打烊，把门关好了，站在王门街那所房子门口的台阶儿上，听里边那个小破铃铛是不是还响个没完。只要铃铛还响着——这是徐度派先生心里的感想——那地方就绝不象是鸡犬不惊，让他可以离得开身儿。

“这才是世界上顶不安分，越不让它响越爱响的小铃铛儿呢，”波莉说。“可是到底还是不响了。”

说着这些话，他就把围裙掖得稍微再紧点儿，赶快顺着那条街往前走。正要拐弯走进侯贵，就跟一位身穿制服的青年绅士撞了个满怀。别瞧个子小，这位青年倒胆大气粗，嘴里有声有色地说出了几个表示不高兴的字眼儿，登时就跟他干上了。

“喂，笨——家伙！”那位青年绅士喊道。“你就不能瞧瞧你是往哪儿走吗——啊？你就不能留点儿神，偏要往人身上闯吗——啊？你以为你长着眼睛是干什么用的——啊？瞎！真是的。噢！喂喂！”

这位青年绅士说出最后这两个字的时候，声音非常响亮，语气也加重到吓人的程度，好象别管多么火油浇心，要想表现出这种可怕的感觉，光是这两个字也就可以总其精华，无须多费唾沫似的。话音刚落，他脸上的愤怒之容，可就变成了诧异之色，用比较柔和的语调喊道：

“怎么着！敢情是波丽呀！”

“哼，绝不是你，我敢说！”波莉喊道。“绝不能是你！”

“不是。不是我，”那个年轻人接声儿说。“是我儿子——我顶大的儿子。有这么个儿子倒给爸爸露脸呢，你说是不是，波

丽？”这么很微妙地开了个小玩笑，他就在石头道上站住了，还直转圆圈儿，要好好地卖弄卖弄他的漂亮身段——可惜一般的过路人并非都跟他一样精神勃勃，因此也就未免是给人家添麻烦了。

“这才让我没法儿相信呢，”波莉说。“怎么着！这么说，你是离开你的老地方了吗？是怎么回事吗？”

“是这么回事吗！”那位年轻朋友答声儿说，这时候也早已把双手插在那白灯心绒裤子兜儿里，正在理发师旁边大摇大摆地往前走呢，“你见了一双马靴到底认识不认识，波丽？——瞧这儿！”

“这好——看——呕！”徐度派先生喊道。

“你见了一种顶讲究的钮扣儿到底认识不认识？”那位青年说。“你要不是行家就别瞧我这副，这些狮子头钮扣是做了给雅人瞧——不是给势利人瞧的。”

“这好——看——呕！”理发师又喊道。“而且还穿着件金线沿边儿草绿色大礼服呢！帽子上还有帽徽呢！”

“我倒希望是这样，”那位青年回答说。“可是让那个小帽徽见鬼去吧，除了不会转，它就跟托节斯公寓厨房窗户里向来搁着的那个通风机一个样。你未在《公报》^①上瞧见那位老太太的名字，是不是？”

“没瞧见，”理发师答声儿说。“她破产了吗？”

“早不破产晚也得破产呀，”贝利顶上一句。“没了我那个买卖才绝做不下去呢。也罢！你倒好哇？”

① 《公报》：英国伦敦、爱丁堡、都柏林一周两次发行的政府公报，登载破产者的名单等。

“噢！我倒挺好，”波莉说。“你是就住在伦敦的这头儿，还是到这儿瞧我来了呢？你到侯贡来就为了这事儿吗？”

“我到侯贡来根本就没事儿，”贝利接过来说，面带几分不快之色。“我的事情都在西头儿^①呢。我找着顶合式的家主爷了。这人你瞧不见他的脸，因为满脸都是胡子，你也瞧不见他的胡子，因为全都上着颜色呢。这才是个上等人呢，是不是？你不愿意坐趟马车吧？哼，请你坐马车倒怪悬得慌呢。光是瞧见我不紧不慢跑着四六步儿拐过弯儿来，就得让你晕过去啊。”

为了把这个招数的惊人效果表示出一两分，贝利先生就现身说法，装出了一匹四蹄高举的马往前跑的姿势，身子往后一退碰在一个唧筒上，还把头猛一下子抬得那么高，把帽子都震得掉下来了。

“嘿，它是磨羯宫的亲叔叔，”贝利说，“花椰菜^②的亲兄弟。自从我们买了它以来，它都撞破玻璃窗，跑到两家儿瓷器店里去过了；人家要卖它，还就是因为女主人是为了它送命的。这倒是匹好马吧，我希望？”

“噫！这你可不会还想再来买什么红雀了，”波莉瞧着那位年轻朋友说，脸上露出了郁郁不乐的神气。“这你可不会还想再来买什么红雀，把它搁在笼子里挂在厨房水斗的上面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想也不会，”贝利回答说。“你倒是说对了。再让我买个什么鸟儿，比孔雀次一点儿的我都不要哇；就连孔雀，我都还嫌俗气呢。嗯，你倒好哇？”

① 西头儿：伦敦西区，为富翁住宅及时髦商店所在之地。

② 磨羯宫、花椰菜都是当时赛跑的名马。

“噢！我倒挺好，”波莉说。他又回答了一遍，是因为贝利先生又问了一遍；贝利先生又问了一遍，是因为裹着白灯心绒的两条腿再那么骑马式一蹲，两膝再那么一弯，穿着马靴的两只脚还那么往前一踢，跟这样的作派配合起来，这句道白自然就脱口而出，还正让人想起那赛马场上的健儿的好身手呢。

“你这是要去干什么，老伙计？”贝利先生问，态度还是那么潇洒风流。两个人这样谈话，他完全可以说是其中的那个市井通品，那位刀快水热的刮脸的呢，倒成了那个孩童之辈。

“不干什么，也就是要去把我那位房客接回家来，”保罗说。

“准是个女人！”贝利先生喊道，“就为了一张二十镑的钱票儿！”

那个小理发师连忙解释说，这个女人既不年轻，也不漂亮，而是一个当看护的，几个礼拜以来，都可以说是给一位先生当女管家，今天晚上可就要离开那地方，因为让比她合法的另一位女管家顶下去了——那还就是那位先生的新娘子。

“那位先生是新结的婚，今儿晚上就把年轻的太太带回家来，”理发师说。“所以我就得去把我那位房客接走——就是瞿述伟先生那儿，就在邮政局后身儿——她的箱子我还得替她去抬呢。”

“约那斯·瞿述伟那儿吗？”贝利说。

“啊！”保罗接声儿说。“那位先生还当真就叫这个名字。你认识他吗？”

“噢，不认识！”贝利先生喊道；“根本不认识。而且我也不认识那位新娘子嘛！那位新娘子我也不认识嘛！哼，他们俩头一回交朋友，还几几乎可以说是我给拉的皮条绌呢。”

“啊？”保罗说。

“啊！”贝利先生把眼一挤咕，说道，“你听着，她长得还不算寒碜呢。可是顶好的还是那位妹妹。她才是那个嘻嘻哈哈的呢。我倒时常爱跟她开个小玩笑——这可是老话喽！”

贝利先生说这话的时候，就好象一条腿和另一条腿的四分之三都早就入了土，谈的事情是二三十年前发生的。保罗·徐度派，谦卑的人^①，见了他的马靴、帽徽和制服，再一见这个智慧早开的孩子这么遇事不乱，老气横秋，也早就完全被他弄得目瞪口呆，眼前浮起了一片烟雾，所看见的并不是大家认为乳臭未干的贝利，在托节斯招商公寓里当差，几次三番来买两便士一只的小鸟儿，跟他认识了将近一年的贝利，而是以小赅大，伦敦赛马场上所有马夫的化身；是弃粗取精，当时全套《赛马经》的摘要；好比一架开足了马力的机器，在天地之间必是存在了多年，而且还装满了可怕的经验呢。诚然，在乌烟瘴气的托节斯公寓里，贝利先生在这方面的天才向来都如云开见日，大放光明；如今呢，却让人看不见乾坤大，忘却了日月长，一瞧他就得如痴似呆，潜移默化，改变了心中的信仰，把一切自然法则都付与汪洋。在侯贵山^②有形有质、绝非梦境的石头地上往前走，他明明是个没长成个儿的孩子；可是递起眼神来，想起心事来，做出事情来，出口成章地说出话来，倒都象个老迈年高的人。他这人里面是个古老的灵魂，外面是个年轻的躯壳。他变成了一个没法解释的东西——一个穿着短裤和靴子的狮身人面兽。除了把自己弄得精神错乱，或是别问天生贝利怎么会是这么个人以外，那位理发师绝没有

① 原文“meek”是《圣经》常用语，例如“谦卑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将继承全世界”——《新约·马太福音》5章5节。

② 侯贵山：一陡峭的斜坡，其下即当初费里特河流过的侯贵谷，1869年侯贵栈道筑成后，才不再严重阻碍牛津街与旧城之间的交通。

第三条道儿可走；他是个聪明人，还果然挑选了那第二条道儿。

贝利先生很够交情，居然肯继续跟他作伴儿。说话答礼地往前走，还要随便谈谈那关于竞技的种种问题，让他开开耳界；尤其是，一般地说，白蹄儿的马跟不是白蹄儿的比起来，到底是孰优孰劣。至于尾巴什么样式的最好，贝利先生也有他的创见，把它解释了一番，只是又请求他的朋友千万别让这影响他自己的看法，因为他知道，在这一点上，他是不幸而与某些杰出的权威意见相左的。他请徐度派先生喝了口他自己督工制造的美酒，还告诉他说，这是跑马总会^①的一位会员发明的；这时候，他们已经离理发师的目的地不远了，于是他就又说，他还有一个钟头的闲工夫，那一对新婚夫妇他也不是不认识，很希望能把他介绍给甘泼太太，理发师不反对吧？

保罗敲了敲约那斯·瞿述伟的街门；哪位堂客一出来开门，他就让那两位声名赫赫的人物彼此互相认识了。甘泼太太的双重职业有个可喜的特点，就是让她对一切年老的東西都感兴趣，对一切年轻的東西也感兴趣。她招待贝利先生，态度倒也十分和气。

“您这人呀可真是太好啦，居然到这儿来接我，”她对她那位房东说，“而且还带来了这么好的一个朋友。可是呀，我恐怕得劳您的大驾，请往里边儿走，因为那小两口儿哇到这阵儿都还没露面儿哪。”

“早就该到了，是不是？”领着他们走下楼梯进了厨房之后，她那位房东又问了这么一句。

“嗯，大爷，一想到那‘爱情的翅膀儿’呀，也真得说是早就该

^① 跑马总会：约成立于1750年，在塞福克郡以赛马著名的“新市”，是全国跑马事业管理机构。

到啦，”甘泼太太说。

贝利先生打听“爱情的翅膀儿”是不是得过金银奖杯，是不是做得出什么惊人的事情，可以拿来打赌；一听说这仅仅是一种比喻，一种有诗意的说法，并不是一匹马，就很露出了几分厌恶的神气。甘泼太太想不到他会这么态度和蔼，举止安详，真是吃惊非小，正要悄声儿向她的房东提出一个能把人难倒的问题，打听他到底是个大人还是个小孩子，没想徐度派先生倒先发制人，恰当其时地给岔开了。

“他认识瞿述伟太太，”保罗大声儿说。

“世界上的东西没他不认识、不知道的啊，这就是我的意见嘛，”甘泼太太说。“万恶的世界上的一切呀，在他眼里就跟在白纸上印成了黑字似的。”

贝利先生听了这话就如同受了恭维一般，整了整领巾，说道，“可不是吗。”

“既然认识瞿述伟太太，那你就也许知道她的教名是什么吧？”甘泼太太说。

“是慈善，”贝利说。

“不对呀！”甘泼太太喊道。

“那就是叫持扇了，”贝利说。“大舌头就得管她叫持扇嘛。其实都一样啊。”

“末一个字呀，根本就不是什么‘伞’呀‘扇’呀的，”甘泼太太摇头晃脑地顶上一句。“应当是‘杯’呀什么的才对哪。”

“噢！”贝利先生喊道，拿手往左腿上一拍，把裤子上的烟管土^①都拍起来了，成了小小的一片云雾，“那他就是要了那个嗜

① 烟管土：制造烟管的白粘土，也可以用来刷白裤子。

嘻哈哈的啦！”

这句话让人觉得很神秘，甘泼太太请求他解释一番，贝利先生马上就解释起来，那位堂客也侧耳细听，唯恐漏掉一个字。说得正热闹呢，就忽然听见咕噜咕噜车响，跟着街门就被人连敲了两下，报告那一对新婚夫妇已经来到。甘泼太太求他把还没说的话先留着，等回家的时候再在路上讲给她听，然后就拿起了蜡烛，慌忙跑出去欢迎招待这家的年轻女主人。

“我呀满心满意希望您幸福，希望您快乐，”一见他们进了过厅，甘泼太太就请了个安，“我也希望您这样，大爷。您太太一路风尘，好象是有点儿累啦。瞿述伟先生，真是个怪好看的小宝贝儿哟！”

“她倒是不累也净闹累得慌，”约那斯先生哼哼唧唧地说。“喂，拿个火亮儿来行不行？”

“请往这边儿走，大奶奶，”甘泼太太说着就头前带路，往楼上跑。“什么都已经归置好，让人能多舒服就多舒服啦！可是还有好些得更动的地方得麻烦您自己，那就等您得了空儿，先去查看查看再说吧！嘻！顶可爱的小宝贝儿哟！可是你倒，”甘泼太太在自己心里这么找补上，“你倒并不怎么象个嘻嘻哈哈的人啊，我还就得这么说！”

这话说得对；她倒是并不象个嘻嘻哈哈的人。比这场喜事在先的那场丧事，似乎是已经在这个家庭上面留下它的黑影儿了。空气沉闷，屋里黑洞洞的；一片深沉的黑暗，把每一个裂缝儿和旮旯儿都给装满了。壁炉旁边，象个不祥之物似的，坐着那位上岁数的司账，两眼紧盯着炉子里的一些干树枝子。他站起来了，拿眼瞅着新娘。

“敢情你在那儿呢，锄夫先生，”约那斯掸着靴子，漫不经心